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15.09.040

学业成绩与习得性无助: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王亮¹,张英²

(1.湘潭市第一中学,湖南湘潭411100;2.湖南科技大学学生工作处,湖南湘潭411201)

摘要:采用生活取向量表、习得性无助量表对1145名中学生进行调查,考察人际关系、乐观主义、学业成绩与习得性无助的关系。研究表明:人际关系和学业成绩对乐观主义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对习得性无助具有负向预测作用。乐观主义在学业成绩与习得性无助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人际关系对乐观主义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效应,说明乐观主义与习得性无助之间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关键词:学业成绩;乐观主义;习得性无助;人际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5)09-0129-03

有关学业与习得性无助的研究发现,学业成败对学生的习得性无助有显著影响,学业不良学生更容易运用习得性无助感策略,表明存在学业困难的学生,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行为问题,如无能为力或自暴自弃,甚至是绝望无助。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学业失败都会导致无助,悲观与学生的抑郁水平和学业成就有关^[1],乐观积极和信心有助于个体的恢复。在青少年的相关研究中发现高乐观主义与少无助感具有显著相关,生活中的麻烦与抑郁间的联系在乐观的青少年中较少会恶化^[2],可见乐观主义对压力有明显的缓冲效应,可使个体容忍情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因此我们假设学业成绩与习得性无助之间的关系也许并非单纯的直线关系,可能受到乐观主义的中介。根据儿童发展的相互作用理论,外部因素会影响内部因素的作用,乐观主义的研究注意到社会支持与乐观主义有显著相关,人际关系与乐观主义关系密切^[3]。同伴对失败经历的经验,父母或老师在学业上提供情感和经验上的支持,会使青少年积极自信地面对学业问题,降低形成习得性无助的风险。所以我们假设人际关系可能在乐观主义对习得性无助的影响过程中具有调节效应。国内外对与习得性无助相关的动机、归因、认知、自尊、反馈、人格等内在因素和家庭教育、家庭经济、文化差异、教师的行为和态度、反馈等外部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现有研究很少从人际关系和乐观主义方面探讨习得性无助形成的机制。因此,本研究以人际关系为调节变量,分析乐观主义在学业成绩与习得性无助间的作用方式。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被试为普通初中与高中学生1145人,其中男生497人,女生648人;初一180人,初二169人,初三141人,高一282人,高二373人。

1.2 工具

1)生活取向量表^[4]。采用刘志军博士修订的生活取向量表,量表采用5级计分,分乐观和悲观两个维度。研究采用乐观维度和反向计分的悲观维度之和即总体乐观主义,分值越高表示个体整体的乐观主义水平越高。

2)习得性无助问卷^[5]。采用赵莉莉编制的中学生习得性无助问卷,问卷包括行为无助、归因无助、

收稿日期:20150201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XJK011BJJ018);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1011112B)

作者简介:王亮(1976-),男,湖南湘潭人,中学高级,主要从事中学教育教学和班级管理研究。

认知无助、情绪无助4个维度共26题,采用4级记分,分数越高,表示习得性无助感越强。

3) 人际关系和学业成绩测量。研究表明学生对自己人际关系的主观知觉也可以提供有效的信息。问卷采用3级计分,对自己与父亲、母亲、老师、同学的关系进行评价。最后计算4个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的人际关系越好。调查学生最近的中期末考试的语文、数学、英语科成绩,并分学校和年级转化成Z分数,求总分的T分数作为学生的学业成绩。

1.3 统计分析

统一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团体施测,现场发放问卷,现场回收问卷。数据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

2 结果与分析

2.1 学业成绩、乐观主义、人际关系及习得性无助的相关分析

表1 学业成绩、乐观主义、人际关系和习得性无助的相关

	学业成绩	乐观主义	人际关系
乐观主义	0.16***		
人际关系	0.15***	0.36***	
习得性无助	-0.29***	-0.49***	-0.24***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下同;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学业成绩、乐观主义与人际关系具有显著正相关,学业成绩、乐观主义、人际关系与习得性无助具有显著负相关。

2.2 总体乐观的中介作用检验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6],以学业成绩为预测变量,以乐观主义为中介变量,习得性无助为效标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由表2可知,在假设的模型检验中,所有的回归系数均显著,模型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说明学业成绩对习得性无助有着直接的作用,同时通过中介变量乐观主义的中介达到其影响,此次检验中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4.6%。

表2 乐观主义在学业成绩和习得性无助感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步骤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 = -0.29x$	SE = 0.03, $t = -10.29$ ***
第二步	$w = 0.16x$	SE = 0.03, $t = 5.29$ ***
第三步	$y = -0.46w$	SE = 0.03, $t = -18.241$ ***
	$-0.22x$	SE = 0.01, $t = -8.71$ ***

注:x:学业成绩,w:乐观主义;u:人际关系;y:习得性无助;下同;

2.3 人际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

根据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7],且所分析的变量为连续变量,采用层次回归分析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第一、二步的检验中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极其显著,第三步检验中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第四步检验中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人际关系在学业成绩对习得性无助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表3 人际关系对乐观主义中介过程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步骤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 = -0.257x - 0.196u$	SE = 0.03, $t_x = -9.10$ ***
第二步	$w = -0.096x - 0.342u$	SE = 0.03, $t_x = -3.41.29$ ***
第三步	$y = -0.215x - 0.041u - 0.445w$	SE = 0.03, $t_w = -16.37$ ***
第四步	$y = -0.212x - 0.04u - 0.446w - 0.055ux$	SE = 0.03, $t_{uw} = -2.18$ *

为进一步检验人际关系的调节作用,我们运用标准分作为区分不同人际关系水平的操作方法,若Z

值大于1为人际关系较好,Z值介于-1和1之间则为人际关系一般,Z值小于-1为人际关系较差,以检验习得性无助对乐观主义的回归。结果表明,在3种人际关系(较差: $\beta = -0.40, t = -7.33, p < 0.001, R^2 = 0.16$;一般: $\beta = -0.44, t = -7.33, p < 0.001, R^2 = 0.19$;较好: $\beta = -0.56, t = -7.46, p < 0.001, R^2 = 0.31$;)水平下,总体乐观都能显著地负向预测习得性无助感,并且人际关系越好,预测效应越大。

3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乐观主义在学业成绩与习得性无助之间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检验显示,在学业成绩影响习得性无助的过程中,乐观主义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表明学业成绩一方面通过直接的途径影响习得性无助,另一方面通过乐观主义间接影响习得性无助。修正后的无助模型认为环境中的负性生活事件(学业失败)与原先存在的悲观解释风格的相互作用会使个体产生无助行为^[8],乐观主义个体更倾向乐观的归因风格。我们的研究也发现乐观主义与习得性无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0.49, P < 0.001$),与彼得森等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见学业失败是否危险取决于个体的心理能力,乐观的个体可能将逆境变助境,促使自己不断提高有效应对困境的能力。由此可知,乐观是人格中重要的积极资源,这种人格倾向是一种有效的自我完善的内在能力,是个体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在心理应激反应过程中有缓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御心理疾患。

家庭和学校是学生最重要的生活环境,环境中父母、老师以及同学等重要他人对个体的支持,尤其是困境中个体的理解和帮助会对个体的心理产生积极的影响。本研究检验了重要人际关系对学业成绩与习得性无助的关系是否具有调节效应。结果发现,人际关系对习得性无助具有显著影响,同时人际关系调节了学业成绩通过乐观主义对习得性无助影响的中介过程。学业不良的危险与弹性模型认为环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广泛的社会环境能够提供有效的资源,将使学业不良个体获得有利因素,可见中介变量也不是独自产生作用的,而是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对个体的心理产生作用。当学生遇到学业失败时,若与重要他人的人际关系较好,乐观主义对习得性无助的缓冲作用就会增强。从这一角度来看,遭遇同样的学业失败后,在人际关系较好的学生当中,乐观主义水平高者比低者的习得性无助程度更低。所以我们认为乐观主义产生作用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条件的,在本研究中表现为乐观主义在中介学业成绩对习得性无助的影响时受人际关系的调节,说明环境系统以及交互作用产生的中间效应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体的发展^[9]。

4 结论

学业成绩对习得性无助有着直接的作用,同时乐观主义在学业成绩对习得性无助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人际关系在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说明学业成绩与习得性无助之间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参考文献:

- [1] 刘志军. 初中生乐观主义与其学业成绩的关系及中介效应分析[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7(3): 73-78.
- [2] 路晓宁. 大学生日常烦心事的问卷编制和情绪加工偏向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0.
- [3] 刘志军. 乐观主义—一种重要的积极人格[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 [4] 刘志军. 初中生乐观主义的特征、影响因素及其效用[D].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2006.
- [5] 赵莉莉. 中学生习得性无助感及其与学业自我效能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D]. 开封: 河南大学, 2010.
- [6]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 36(5): 614-620.
- [7]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和有调节的中介变量[J]. 心理学报, 2006, 38(3): 448-452.
- [8] (美)彼得森. 习得性无助[M]. 戴俊毅, 屠筱青,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 [9] 张野, 卢笏. 初中生人际交往能力、学业成绩及其发展背景系统间的关系[J]. 心理科学, 2012, 35(2): 391-395.